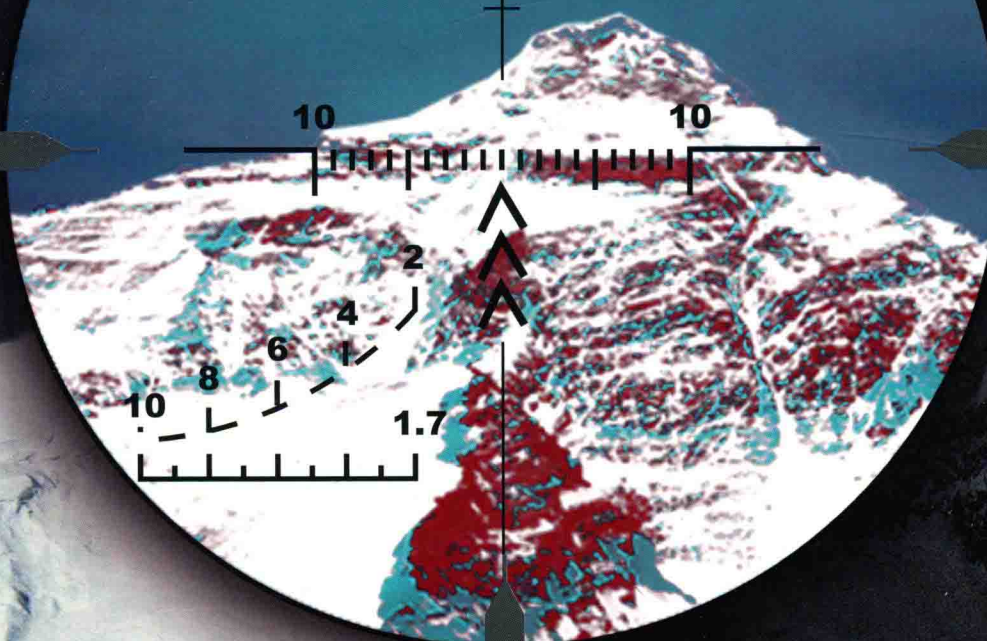


# 珠峰

# 北坡

North

8848.13m



# 极地使命

Mt.Qomolangma Mission

鲁晓沐 编著

མི་ལོ་སྐྱོད་མཁུ་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 珠  
坡 峰

•

# 极地使命

Mt.Qomolangma Mission

鲁晓沐 编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峰北坡·极地使命 / 鲁晓沐编著. —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300-0346-6

I. ①珠… II. ①鲁…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707 号

珠峰北坡·极地使命  
ZHUFENG BEIPO · JIDI SHIMING

鲁晓沐 编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8.5 印张 368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46-6

定价: 6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本书缘起

我和王富洲老人是在两年前一次陪友人去京西普照寺游玩时偶遇的，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成莫逆之交。王老双目失明无法看到我的样子，但并不妨碍交谈，他坐在轮椅上，虽行动不便，但其思路敏捷，回忆往事，滔滔不绝。当时并不知道老人是世界登山界的名人，只以为是位和蔼长者。随着交流的深入，我才知道眼前这位极普通的老人，竟是当年中国首次登顶珠穆朗玛峰3位英雄之一的王富洲！同时也才知道了中国登山队那代人的登山故事。他们的登山精神，深深感染触动了我。看到时下一些年轻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甚至宅着啃老，逃避现实，浪费大好青春沉迷于虚拟游戏中，我就觉得非常有必要让我们这代年轻人了解那个年代的英雄前辈们是如何通过行动爱国，克服万千困难险阻，坚忍不拔、忘我奋斗，勇攀世界最高峰的，更有必要告诉他们，曾经有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青年，是怎样无私和无畏地献身于祖国和中华民族复兴事业的，他们是时代的缩影、奋斗的楷模。

后来我就提出想把1960年中国人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壮举完整地呈现给这个时代，出于对我的信任，王老同意由我来负责编写出书。本打算以此书为老人的传奇人生画一个完美的感叹号，未曾料到风云突变，在2015年的7月17日19时18分，书未付梓，王老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悲痛之余，暗下决心，不能辜负了王老，更不能辜负崇敬王老的国内外山友对此书的期盼。一定要编好书稿，忠于史实，再现55年前那段传奇的英雄历史。这是我们生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此书，只为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传奇的历史，记住新中国第一代登山英雄，也为填补中国登山界那段碎片式的记忆，延续这段永续的传奇！

那时，正处在众所周知的“三年困难时期”。新中国的财力、物力

和登山技术经验都非常匮乏，初建的登山队又相当年轻，在艰苦的年代，要完成史无前例的登顶珠峰的使命，年轻的登山队员们正是以“英雄气盖山河，敢笑珠峰不高”的威武气势，一举完成了许多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具有上百年登山历史的登山队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他们这种勇于面对困难，舍生忘死、勇攀高峰的精神，在科技飞速发展、物质极其丰富的今天，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代中国人效法学习吗？

“少年强则中国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中华儿女不懈奋斗来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发展，更需要这种登山精神。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承和发扬前辈们敢于攀登的大无畏精神，在新的征程中锐意创新、攀登新高峰。

最后，诚挚感谢那些亲历和非亲历的前辈作者们所提供的参考资讯，使本书翔实可信，有些作者时隔较远，无法取得联系，未及时征求他们同意，引用了部分内容，这里谨向他们致歉并致谢，谢谢他们的辛勤记述；也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公司的支持，我们才得以顺利地完成王富洲老人生前的夙愿，将本书奉献给读者。

鲁晓沐

2015年11月于北京

叩开珠峰的大门 /263

穿越大风口 /270

报话机坠失 /277

最后的突击小组 /282

大本营的焦虑 /291

第二台阶 /297

最后的突击 上 /309

最后的突击 下 /314

艰难的归路 上 /324

艰难的归路 下 /335

凯旋 /340

英雄，英雄 /359

## 附章

年表 /390

成绩与荣誉 /392

为人类极致成就喝彩 /396

登山队牺牲队员名单 /400

王富洲同志生平（原文） /403

珠峰消受不起人类的『礼物』 /408

写在最后 /412

参考书目 /414

本书缘起 / 1

珠穆朗玛为你正名 / 1

没见过山的少年 / 6

又红又专的登山队 / 20

年轻的登山队队员 / 32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 37

攀登前的侦察 上 / 40

攀登前的侦察 下 / 53

西藏的天 / 63

秣马厉兵 / 67

甩掉洋拐棍 / 74

珠峰脚下的大本营 / 82

第一次行军 / 108

第二次行军 / 148

第三次行军 上 / 168

第三次行军 下 / 180

停止还是前进 / 201

方寸之争中尼谈判 / 212

重返大本营 / 216

消防队员刘连满 / 218

藏族战士贡布 / 224

森林之子林场工人屈银华 / 228

新中国的大学生王富洲 / 232

总指挥的嘱托 / 238

国家的需要 / 249

在春天里出发 / 253



## 珠穆朗玛为你正名

名称，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

横贯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南部，位于中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交界线上的喜马拉雅山脉，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高、最大、最年轻的山脉。它西起克什米尔的南迦·帕尔巴特峰，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全长 2400 多公里，南北宽 200~350 公里，平均海拔高达 6000 米，世界第三极“珠穆朗玛峰”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

“珠穆朗玛”，藏语音译是佛经中一位女神的名字，也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圣母”。历史文献中，早在元朝就有关于珠穆朗玛峰的详细记述，称它为“次仁玛”。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清政府派人测量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确认了其世界最高峰的地位，在正式命名为“朱姆朗马阿林”之后，又将其准确地标注在了朝廷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上。

尼泊尔政府 20 世纪 60 年代正式为之起名萨迦玛塔（Sagarmatha），

珠穆朗玛峰海拔 8882 米，从海拔 5120 米高地望主峰（高度采用 1960 年数据）





意思是“群峰中的最高者”。中国台湾传统上一直以“圣母峰”称呼此山峰，西方则从1852年起，普遍将英国人占领尼泊尔时擅自测量喜马拉雅山脉高度的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埃佛勒斯<sup>①</sup>（英文：Everest）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字。旧中国一些编撰地志舆图的人盲目地采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

事实是，比西方一直使用的英文名称“额菲尔士峰”早300年，中国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已以“珠穆朗玛”命名此山峰。

1258年出土的《莲花遗教》以“拉齐”称之，噶举派僧人桑吉坚赞在《米拉日巴道歌集》中称珠穆朗玛峰所在地为“顶多雪”。1717年，清政府在珠穆朗玛峰地区测绘《皇舆全览图》，以“朱姆朗马阿林”命名，“阿林”是满语，意思是“山”。

1950年，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明文公布了珠穆朗玛峰的本来名称。

1952年，《人民日报》5月27日第3版做出相关报道。

1952年5月8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中央人民出版总署曾就珠穆朗玛峰名称等问题发出通报。通报指出：“埃佛勒斯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通报全文如下：

我国西藏地区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原名“珠穆朗玛峰”。远在公元1717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清朝理藩院主事胜住会同喇嘛绘制西藏地图时，即根据当地藏族的习惯称呼开始使用这个名称。“珠穆朗玛”是藏语“圣母之水”的意思。但自1852年印度测量局测得此峰高度以后，西人便从1858年起，将印度测量局局长乔治·埃佛勒斯（英

<sup>①</sup> 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1790.7.4—1866.12.1）是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探险家、地理学家，他的探险始于1806年的沿子午弧线从印度南端往北到尼泊尔的测量。1830—1843年任印度测量局局长。

国人)的名字作为此峰的名字。我国编撰地志舆图的人也盲目地采用了这个名称。用帝国主义殖民官吏的名字来称呼我国的最高山峰，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同时，多数地志舆图中，对于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一直沿用着“外喜马拉雅山”这一极端错误的名称。冈底斯山横亘西藏中部，位在喜马拉雅山脉以北，英帝国主义者竟以其侵略者的观点妄称此山为“外喜马拉雅山”，这种称呼也是非常荒谬的。此后，无论教科书、舆图或其他著作，凡用到珠穆朗玛峰或冈底斯山时，都不得再称为“埃佛勒斯山”或者“外喜马拉雅山脉”。

1952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出更正指出：“圣母之水”应为“圣母”的意思。

2002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西方世界使用的英文名称“Mount Everest”，应正名为其中国藏语名字“珠穆朗玛峰”，英文名称“**Mt.Qomolangma**”。



## 没见过山的少年

1942 年，河南。

一眼望不到边的龟裂土地遍布广袤的原野，太阳毒辣辣地炙烤着没有一丝水分的大地，无情地宣示着旱灾的来临。玉米苗长到豆秸高的时候就枯萎在了地里，种下的豆子根本就没有冒出新芽，小麦干瘪的麦穗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树叶还在泛着青绿的时候就被人们采摘一空，现在连树皮也被扒了不少，到处泛着斑驳的黄白。空气燥热得仿佛没有一丝水分，所有河流、湖泊、水塘均已断流、干涸，就连十多丈的深井都见了底，人和牲畜吃水都难以解决。

河南西华县南流渡口村的一个普通农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正在吃饭。今年家里的粮食一共只收了 70 斤麦子、百十斤的玉米棒子。这已经是方圆几十里不错的收成了，大片的土地都可以用“颗粒无收”来形容。

这家的孩子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几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少量玉米面伴着剁碎的红薯叶蔓做的菜团子。他们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像样的

饭了，以前只有野菜和树皮，哪里见得着一粒粮食。这顿拉得嗓子生疼的饭，已经是他们近来吃的最好的一顿了。年龄稍大点儿的男孩只吃了一个团子，就悄悄回到屋里。他当然不饱，但是他这个年龄已经知道忍着挨饿。回到屋里，他打开书本专注地看着，他从小就非常爱读书。

娘30多岁了，因为消瘦，脸上的皮肤格外松弛，已经满脸皱纹，看着像快50岁的人。沈秀英手里拿着针线，似乎有什么心事。想了许久，终于放下针线，挑开内屋的门帘，走到儿子面前，盯着正在看书的儿子干巴巴地咳了一声。

听见娘的咳嗽声，少年从书本中抬起头。他长得鼻直口阔，眉毛润泽，双目炯炯有神，但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面无血色，身体异常消瘦。他看着娘，娘鼻子有些发酸，愣愣地看了儿子一会儿，最终还是狠下心，把要说的话摊明白：“洲啊，又闹旱灾了。”

少年说：“娘，我知道。很多人家都没有东西吃了。我不挑食，我能挨饿。”

“我是说，又闹旱灾了。”娘又重复了一遍，盯着儿子手中的书本，“家里吃的都不够，没有多余的粮食物件换钱。”

娘脸上的皱纹倏地抖了抖，一狠心还是说了出来：“这个书咱们就别念了。”

少年沉默了很久，一会儿看看娘，一会儿看看书，终于还是把头埋进了书本，不再说话。

这个少年叫王富洲，一家六口，孩子中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富洲的爹王代宽是当地知名的红白喜事主厨，做得一手的好菜及各类面点。过去逢节逢事都是请厨子到家里做饭菜的。富洲爹虽然不识字，但在计算人数摆桌和食材采买量上，计算精准，没有浪费，给雇主家节省不少，因此在七里八乡很有名气。

父亲的工作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一闹灾荒就没了这些收入。但富洲爹却坚定地说：“一定要让洲娃读书，不能没了学问。”

1948年，解放军来了，西华县解放了，黑暗的旧社会一去不返了。比起那几年日本人进村烧杀抢掠，比起旧社会不把穷人当人看，现在，就算再艰辛，人们的心里是舒坦的、充满希望的。

人民政府在村里办了学校，王富洲上了半年就转到逍遥镇上中学，那时的日子倒还过得去，可是，刚刚上高中那年，爹没了。全家的重担落在娘身上，她咬紧牙，供孩子吃穿，供王富洲继续上学。王富洲高中在淮阳中学，因为离家远只能住校，要自带口粮，一周一次背粮上学，到校交到伙房。每年的新学期开学，王富洲都会比其他同学晚到校很多天。他要下地帮家里收秋，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是有担当的，地里的农活都会干，并且还是一把好手。

1954年高中毕业，他考上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在那个年月这可是个大喜讯，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给他的家里带来一丝喜悦。

“家里实在没钱送你去北京读书。”娘伤心难过地说。见儿子不说话，她叹了口气，走出屋去。

村里人听说后，只觉得能干活吃饱饭就已经很好了，王富洲又没了爹，娘一个人也不容易，又遇上旱灾的年头，便都说：“老王家的儿子，念书可（kē）惜了。”（河南音）

河南人说话口音尖细，传到王富洲耳朵里，像一根针一样扎着他。他并不怪乡亲们这样说，他们说的也不是全没有道理，灾荒的年月，哪个不想着先填饱肚子？爹没了，娘一个人操持着家确实不容易。他在家还能帮着干活，他要是去了北京，家里就靠娘独自支撑了。弟弟妹妹还小，特别是现在，要怪就怪这干旱的天气，把人往死里逼。

王富洲三岁那年，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三岁的孩子，也记不清什么事，但那淹了田地的大水和饿得掏心挠肺的滋味，却深深烙在他

幼小懵懂的心里。他跟着姐姐在村里玩，听村里人说，是蒋介石下令决开黄河大堤，洪水淹了西华县的庄田。人们说的时候抹着眼泪、压着嗓子，敢怒不敢言，绝望之情溢于言表。三岁的王富洲当然看不懂人们的复杂感情，也不知道蒋介石是谁。但他幼小的心灵里却觉得，放水淹了家乡庄稼的人，一定不是好人。

王富洲再长大一些的时候，遇上了第一场大旱灾。那年的情景，比眼前还骇人。除了干涸的河水和龟裂的土地，蝗虫也来了，黑压压的蝗虫把太阳都遮住了，天空黑漆漆的一片，只听见蝗虫啍啍的声音。等太阳从蝗虫的遮蔽中探出头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连人们可以充饥的野草也没有了。王富洲想起那时的光景就忍不住打哆嗦，那年的家乡，天天都有人饿死，家家户户早已断炊断粮。但是，反动政府一粒救济的粮食也没有送来。听人们说，外面都不知道河南遭了大灾，因为国民党当局封锁了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做主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王富洲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在党和学校老师的教导下，王富洲认识到新中国建设需要有知识、有本领的人才，从此他决心刻苦读书，立志将来报效国家和社会。

一连闷了好几天，王富洲就待在屋里。娘知道他心里难受，也没有办法劝他。这灾荒之年连饭都吃不上的日子，哪个还有心思读书？家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供他上学了。乡里也没有几个孩子正经读过几天书，只有自家的这个孩子，认准了读书这条路，不过也真争气，考上了大学。可拿什么去上啊！愁死人了！

这天一大清早，村长就带着几个陌生人来到王富洲家：“她婶，县里来人了。”

几个人把来意一说，还没等娘开口，躲在屋里偷听的王富洲就蹦跳着出来了。

原来上头有大学生扶贫政策，上级知道河南旱灾，饭都没得吃，这次专门派人下来调查贫困大学生，动员上学，国家出资培养。

县里来的人看着掩饰不住兴奋的王富洲，也乐呵呵地笑了：“小同志，考上北京的大学很有出息嘛，你们是祖国的未来，要好好学习呀，别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

娘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多天来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国家给交学费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可是，喜悦之后，忧虑又重新回到娘的脸上：孩子上大学这几年吃的穿的，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上哪儿筹钱去呀！

县里的领导看出了娘的忧虑，笑呵呵地对富洲娘说：“大嫂子，你就放心吧，把孩子交到党手里，保管比在家里吃得饱穿得暖。”

富洲娘听了这句话，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这一年，18岁的王富洲离开了家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进入了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石油系学习。离开家的那天，院子里和院子外面都挤满了送行的乡邻。

王富洲考上大学要到北京读书的消息，在家乡不胫而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淳朴的乡民甚至认为这不亚于旧时的“金榜题名”。村里的父老乡亲纷纷到王家道贺，知道王家贫寒，又赶上灾年就更困难了，于是不顾自家的饥荒，尽其所能凑了些许钱粮给富洲进京上学用。一位邻居大婶也拿出三个平日难以见到的白面馒头，拉着王富洲的手，声音有些哽咽：“孩子，拿着路上吃。”

在县火车站，娘双手颤抖着把一个小手帕里的十几块钱交到王富洲手里，这钱是娘的全部家底和乡邻们凑送的。娘嘱咐说：“洲啊，拿着吧，娘不去送你了。到了学校好好念书，要不是党和新中国，你咋会从这个穷乡村走出去、到北京上大学？你要记住党和国家的好，将来要报答国家的恩情，也别忘了乡亲们的恩情。别挂念家里，用着钱的时候，